



春秋集傳二

□ 12
3605
2



門 12
號 3605
卷 2



春秋集傳卷之七

莊公一

公名周。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 莊王元年 齊襄五年 晉緡十二年 衛惠
厲八年 子儀元年 曹莊九年 陳莊七年 卒
杞靖十一年 宋莊十七年 秦武五年 楚武

了心
154(5)

50 7029

哀妻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錄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必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非公於義不可為之。王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苦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讐言為

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啖助曰不稱天子寵慕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爲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爲

謚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王姬歸于齊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志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離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邢鄆郚

邢鄆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

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丑巳 莊王二年

齊襄大晉緡十三衛惠八黔

曹莊十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
宋莊十八卒秦武六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

師伐於餘丘

按二十傳於餘丘知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化特

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去聲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而世入杞伐和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為音委氏不能明其義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人

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

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

庚莊王三年齊襄七晉緒十四衛惠九黔

曹莊十一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捷元年秦武七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去其

春秋集註 卷之七
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讐言而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凌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立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

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

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
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去聲當恤其患於齊
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
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去聲故書公
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
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
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
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

辛 莊王四年 齊襄八 晉緡十五 衛惠十 黔
卯 七年 年 魯哀五 鄭厲十一 子儀四
曹 莊十二 陳宣三 杞靖十四

宋 閔二 秦武八 楚武五十一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
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
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

于垂

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
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

子疊音尾十八年齊襄公殺子疊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反且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衍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衍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音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紀侯大去其國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儀章旌旗之屬器物車馬之屬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室世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釋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

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
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
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
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曰其君者見音齊襄迫逐
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
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
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
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
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

似而非者惡其亂苗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
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死賜
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
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
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
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
音下主乎已一為乾音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
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
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壬 莊王五年 齊襄九 晉緡十六 衛惠十一 八年

儀五曹 莊十三 陳宣四 杞靖十五 宋閔三 秦武九 楚文王熊賁元年

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必七魯道有蕩齊子翩翩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儻儻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蓋惡之心亡矣夫人

之行去聲不可復扶反制矣春秋事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邠黎來來朝

邠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邠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邠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以王命為小邠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

春秋集言 卷十
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
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入

癸莊王六年 齊襄十四圍緡十七圍惠十二
黔牟八圍哀七圍厲十三子

儀六圍莊十四陳宣五圍靖
十六圍閔四圍武十圍文二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
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
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
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

四國之君貶而稱入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
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
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
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
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有請從如祝聃者况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
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
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入有于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
五國之師距與拒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

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送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入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朥祖叢俘厥寶王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叛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命入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子卷

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聲去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擊交作狗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甲莊王七年齊襄十一年晉緡十八年衛惠十年三蔡哀八年厲十四年子儀七

曹莊十五年陳宣六年杞靖十七年宋閔五年秦武十一年楚文三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

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秋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

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茲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春秋集傳卷之八
莊公八年
齊襄十二年
魯緡十九年
衛
鄭厲十五年
宋
秦武十二年
楚文四年
陳宣七年
杞靖
子儀八年
曹莊十六年
陳宣七年
杞靖
十八年

春秋集傳卷之八

莊公二

乙未 莊王十一年 齊襄十二年 緡十九年 衛 鄭厲十五年

子儀八年 曹莊十六年 陳宣七年 杞靖 十八年 宋 秦武十二年 楚文四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
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

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比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侯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甲午治兵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殄木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扶又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贖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成降于齊師

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爰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又役侯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

不服歷二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
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
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
權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禧公也弑君者
無知於禧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特
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禧公母
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
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
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

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
先明後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
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
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

弑其君諸兒

按左氏齊侯游于姑焚扶去反遂田于貝補蓋反立徒
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鬪死石之紛如死
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
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
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使百姓苦之
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

春秋集註 卷七
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
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召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
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
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
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
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
不償責又何取乎

丙 莊王十 九年 齊桓小白元年 晉緡二十
申 二年 衛惠十五 蔡哀十 鄭厲十

六子儀九 曹莊十七 陳宣八 杞靖
十九 宋閔七 秦武十三 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弑君
之賊人人之所惡去聲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
衆辭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訖

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本
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
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
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讎而德
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

春秋集言
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
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書子糾一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
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具有齊也所
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
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
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
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
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

故管仲相桓為徒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
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

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按
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
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
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
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

戰為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此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生以為一人

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音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丁 莊王十年 齊桓二 晉縉二十一 衛惠

子儀十 曹莊十八 陳宣九 杞靖
二十 宋閔八 秦武十四 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

蕭

物之太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又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霍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謗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一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

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歸嬰兒沈嘉許斯頓祥胡豹曹陽和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温温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

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戊 莊王十 十有一年 齊桓三 晉緡二十二 衛惠十七 蔡哀十二

鄭厲十八 子儀十一 曹莊十九 陳宣七 杞靖二十一 宋閔九 秦武十五 楚文七

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

宋師于鄆。秋宋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

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主姬歸于齊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齊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毗反于

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
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
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
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
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詩六反
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
治而使入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
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
異垂訓之
義大矣

已 莊王十
亥 五年崩

十有二年

齊桓四 晉縉二十三
衛惠十八 蔡哀十三

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
杞靖二十二宋閔十秋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二月紀叔姬歸于鄆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鄆者紀侯
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
鄆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
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
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
鄆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脩經存而弗削使與
衛之共音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
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

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
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

其大夫仇牧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
夫死於弑君之難而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
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然徒殺其身不
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
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
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

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
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
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
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
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
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
臣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
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
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
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
會莫之省而二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左氏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庚子 僖王元年

十有二年

齊桓五 晉縉二十四 衛惠十九 蔡哀十四 鄭厲

二十子儀十三 曹莊二十一 陳宣十二 杞靖二十三 卒 宋桓公御說元年 秦武十七 楚文九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知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

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與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久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於禚會伐衛同圍戚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主乃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

春秋集言 卷一
罪魚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辛 僖王 十有四年 齊桓六 晉縉二十五 衛惠二十 蔡哀十五 鄭厲

二十一年子儀十四 絺曹莊二十二 陳宣十三 杞共公元年 宋桓二 秦武十八 楚文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人背佩音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師南推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扶又再舉二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例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秋七月荆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于鄆

春秋集傳卷之八終

春秋集傳卷之九

莊公三

壬 僖王 十有五年 齊桓七 晉緡二十六 衛

寅 三年 惠二十一 蔡哀十六 鄭

厲 二十二 曹莊二十三 陳宣十四 杞

共 二 宋桓三 秦武十九 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

鄭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鄭人侵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

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則鼓出入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癸 僖王 十有六年 齊桓八 晉縉二十七 武公緡三十八 年 衛惠

止 蔡哀十七 鄭厲二十三 曹莊二十四 陳宣十五 杞共三 宋桓四 秦武二十 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作公會許男
下公穀有曹伯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
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
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主下無方伯列
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
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
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
為不書公者諱與讐盟誤矣果以桓為讎而諱與
盟者曷不於祠
之盟諱之也

邾子克卒

甲 僖王五
十有七年 齊桓九 晉武三十九

辰 年崩
十八 鄭厲二十四 曹莊二十五 陳宣十六
紀 共四 宋桓五 秦德公元年 楚文十三

春秋集言
春齊人執鄭詹

書齊人執詹惡去聲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音現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

申胥一身可以存楚事見左傳定公四年楚雖三子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釋
似年堅也又作
年

乙惠王十有八年齊桓十晉獻公危諸元年

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

七杞共五宋桓六秦德二楚文十四

春王二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也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懼危道也春

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蜚

蜚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蜚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止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蕭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入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丙午 惠王十有九年 齊桓十一 晉獻二 衛惠二十五年 蔡哀二十 鄭厲

二十六 曹莊二十七 陳宣十八 杞共六 宋桓七 秦宣公元年 楚文十五卒

春王正月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

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

媵送女從嫁

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

西鄙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一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子之故稱公
子非矣

丁惠王 二十年 齊桓十二 晉獻三 衛惠二

宋桓八 秦宣二 楚堵敖熊難元年 杞共七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入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

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戊惠王二十有二年 齊桓十三 晉獻四 衛申四年 惠二十七 蔡楊二 鄭厲二十八 曹莊二十九 陳宣二十 杞共八 宋桓九 秦宣三 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

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

葬鄭厲公

巴 惠王 二千有二年 齊桓十四 晉獻五 衛

文公 桓元年 曹莊三十 陳宣二十一 杞 惠公元年 宋桓十 秦宣四 楚堵敖三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 舜典曰眚大眚 肆易於解 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 刑曰五刑之疑有赦 五 罰之疑有赦 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 壹宥曰不識 再宥曰過失 三宥曰遺忘 壹赦曰幼弱 再赦曰老耄 三赦曰 蠢 愚 末聞肆大眚也 大眚皆肆則廢天討 虧 國典縱有罪 虐無辜 惡人幸以免矣 後世有姑息

為政數行 因省惠 奸執賊良 民而其弊益滋 蓋流 於此 故諸葛孔明曰 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惠 其為 政於蜀 軍旅數興 而赦不妄下 蜀人久而歌思 猶 周人之思召公也 斯得春秋之旨矣 肆眚而曰大 眚 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行甚矣 而用小君之禮 其無譏乎 以書夫 人孫于齊 不稱姜氏 及書哀姜薨于夷 齊人以歸 攷之 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 而後可正也 文 姜已歸 為國君母 臣子致送終之禮 雖欲貶之 不 可得矣

春秋集注 卷二 三十七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魯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

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侯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侯盟也來議結昏娶雙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庚惠王 二十有二年 齊桓十五 晉獻六 衛成六年 惠二十九 蔡穆四 鄭

春秋集註
文二曹莊二十一卒陳宣二十二(杞)惠
二(宋)桓十一(秦)宣五(楚)成王顛元年

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行字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

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伐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忿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

似九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通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辯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以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愛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冬十有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二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二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

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
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
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
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
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
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干策為
後戒也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春秋集傳卷之十

莊公四

辛惠王二十有四年齊桓十六 晉獻七 衛

三曹僖公赤元年 陳宣二十三 杞
惠三宋桓十二 秦宣六 楚成二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公將迎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楹為盛飾以誇示
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

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諱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書言春秋謹禮於徵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

齊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

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
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
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
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
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
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
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
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
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為先

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者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群臣故以私言之也覲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棗條以告虔

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止始之道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我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郭公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於傳有之見管子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覲音覲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壬子

惠王八年

二十有五年

齊桓十七 魯獻八 衛惠三十一 卒 蔡穆六

鄭文四 曹僖一 陳宣二十四 杞

惠四 宋桓十三 秦宣七 楚成三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

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

牲于社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脩省以

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
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
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
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脩
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
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鄉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
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
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
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八公子友如

陳

癸惠王二十有六年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蔡穆七

鄭文五曹僖三陳宣二十五杞
惠五宋桓十四秦宣八楚成四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
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

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息列治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則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土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

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甲師以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惠王二十有七年齊桓十九 晉獻十 衛懿二 蔡穆八 鄭文六

曹僖四 陳宣三十六 杞惠六

宋桓十五 秦宣九 楚成五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 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

幽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者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盟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

春秋集註 卷七
也視他盟為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今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寡音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適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東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

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未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泚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

春秋集註 卷七 四十八

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
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惠王十一年二十有八年 ○齊桓二十 ○晉獻十
○衛懿三 ○蔡穆九

鄭文七曹僖十四陳宣二十七杞
惠七宋桓十六秦宣十楚成六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
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
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康賜齊侯命且請伐
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
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表服刑可
也若惠徵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
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
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
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
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
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
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去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秋荆伐鄭公

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止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入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郟

郟芒悲反公穀作微

郟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

書築園則書築郟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采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克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抄而書曰大無麥采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

而肆後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
以病公而戒來世爲國之不知務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

丙惠王十
二十有九年
齊桓二十一
晉獻
辰二年
衛懿四
蔡穆

卜鄭文八曹僖六陳宣二十八杞
惠八宋桓十七秦宣十一楚成七

春新延廩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屨宜曰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紕反曲勿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入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節春新延廩以其用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一月

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曹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

丁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 齊桓二十二 晉獻十二 衛懿五 蔡穆十一 鄭文

九曹僖七 陳宣二十九 杞惠九 宋桓十八 秦宣十二 楚成八

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

鄆

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鄆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鄆專罪齊也鄆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鄆降而曰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凌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魯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我也自管仲得政至

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比戎病燕音職責不至桓公內無困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

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壬惠王十三十有一年齊桓二十三晉獻十四衛懿六蔡穆

十二鄭文十曹僖八陳宣三十杞惠十宋桓十九蔡成公元年楚成九

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

侯來獻戎捷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已惠王十三十有二年齊桓二十四晉獻

未五年十三鄭文十二曹僖九陳宣三十一

春城小穀○夏宋公孫侯遇于梁丘秋

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

書其自卒以示無讖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太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諂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一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太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其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初公築臺臨黨音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圍人犛音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犛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太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爲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

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大音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音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難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閔公

公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為漢景帝諱。莊公。子。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庚申 惠王十六年
 元 年
 齊桓二十五年 晉獻十六年
 衛懿八年 蔡穆十四年
 鄭文十二年 曹昭班元年 陳宣三十二年
 杞惠十二年 宋桓二十一年 秦成三年 楚

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
 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馬是內不承國於
 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未有
 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
 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
 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
 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
 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
 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
 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
 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
 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
 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
 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
 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軍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

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齊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齊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

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入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音置訟周厚本枝而庸且仲黜蔡鮮音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者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

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說之也

辛酉

惠王十七年

二年

齊桓二十六

晉獻十七

衛懿九

秦穆十五

鄭文十三

衛懿九

曹昭二

陳宣三十三

杞惠十三

宋桓二十二

秦成四

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

于莊公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

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告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文錯之失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左氏初公傳奪下齒田公不禁慶父使下齒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

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脩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志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犖卜齷之又交發于党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惜乎春

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王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者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

知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况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自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乎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十有一月狄入衛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弈曰史氏記繁而志寡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答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

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
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
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
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
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
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
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集註卷十一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

僖公一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
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
僖。

壬惠王十
成八年 元年 齊桓二十七年 晉獻十八
年 衛文公殿元年 蔡穆干

六年 鄭文十四年 曹昭三年 陳宣三十四
年 杞惠十四年 宋桓二十三年 秦穆公任
好元年 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
遜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章欲
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
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
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音于京師上不請命也
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
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
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
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
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

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三國稱師見音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
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成
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
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
急而好聲攻戰樂音殺久者於罪為天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

邢

春秋集言 卷十一
書邢遷于夷儀見音齊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猖獗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于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音基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雙母之

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快又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楚人伐鄭

楚稱入浸強也莊公十年敗必邁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音現于經則本其潛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入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去其猖獗復扶又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入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辰兩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預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榿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現也許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季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

莒季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為反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力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聲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預弒二十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反又入宗廟矣書孫遜于邾薨于夷諸絕哀姜也書齊

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夫起呂氏者受於魯

癸亥 惠王十一年 齊桓二十八年 晉獻十九 衛文二 蔡穆十七 鄭文十五

曹昭四 陳宣三十五 杞惠十五 宋桓二十四 秦穆二 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立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

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領司凡筵設黼展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太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閱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城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太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惠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其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

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

師滅下陽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宋勿居產之乘
證繩反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
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
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
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
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
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

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
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
劔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
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
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
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
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
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
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

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社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甲惠王二十二年齊桓二十九年晉獻二十衛文三蔡穆十八鄭文十六

曹昭五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

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見文公以宗廟則太室屋壞見文公以賦政則四不視朔見文公以邦交則三不會盟見文公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文公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文公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六月雨

兩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音洛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音馬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

去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乙 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齊桓三十 晉獻二十一 衛文四 蔡穆十九 鄭文十七

曹昭六 陳宣三十七 杞惠十七 宋桓二十六 秦穆四 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去聲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

善斯善之矣書以于陘楚屈完來盟學師學及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禫歲一漆之出疆必載禫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感此說是也夫知生知死之說通晝夜之道

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整焉則無求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師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已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徵古堯與同好去聲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去聲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去聲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

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委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

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許人曹人侵陳

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斂繹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玉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

果納執轅濤塗其戮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
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
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博遠國之信按兵
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
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
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
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
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
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
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洽反其智禮
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
而天下歸之魯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

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
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
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
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
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願之乎

丙 惠王二十五年 齊桓三十一 晉獻二十二
寅 十一年 衛文五 蔡穆二十 鄭文十

八 曹昭七 陳宣三十八 杞惠十八
宋桓二十七 秦穆五 楚成十七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遠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
 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
 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
 內寵並后嬖子配適音嫡亂之本也驪姬寵柔齊
 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
 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
 位縱入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知所戒焉以此防
 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
 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辟 玉神傍切賦而獲幸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世今○夏公孫茲如牟○公
 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王世子于首止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
 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
 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
 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
 次于天子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
 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

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二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

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事有惡者不與音預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動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音去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

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王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脩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

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緼紆粉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眾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二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聲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

僖公二

丁惠王二十二年
 未十二年
 十六年
 十九年
 年宋桓二十八
 秦穆六
 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春秋集傳 卷之十三

冬公至自伐鄭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聲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戊 惠王二十七年 齊桓三十三 晉獻二十四 衛文七 蔡穆二十二 鄭文

二十 曹昭九卒 陳宣四十 杞成二 宋桓二十九 秦穆七 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

其大夫申侯

將去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及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反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於益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
華盟于甯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已 惠王二十 八年 齊桓三十四 晉獻二十

已 五年崩 五衛文八 蔡穆二十三

鄭文二十一 曹共公襄元年 陳宣四十

一 杞成二 宋桓三十 秦穆八 楚成二十

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隱公元年以私好聲出聘者不稱其使莊公二十二年以私情出詁者止錄其名文公三十年王季子虎卒定公四年劉卷卒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

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禘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去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

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救遂事之而屬禧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文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書姓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一月丁未天子崩

庚襄王九年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卒
午元年衛文九蔡穆二十四鄭文

十二曹共二陳宣四十一杞成四宋
桓三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

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自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

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士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手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

于葵丘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聲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
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
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
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
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
而再言葵丘美之也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
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
子奚齊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
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
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
並去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
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之亦子也
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大戎殺其身
事見史記注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
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彝好聲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
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
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
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主如意致夫人之為

人彘者

辛襄王十年齊桓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年衛文十蔡穆三十五鄭文

二十三年曹共三陳宣四十三杞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

十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温温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

國人不君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

子而難乃曰反里克使優施飲於鵠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所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

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乃且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于偽反弑者為重擊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下同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尊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於之命乎諱傳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反又有言矣

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秋七月冬大雨雪

壬襄王十有一年齊桓三十七晉惠二衛文

申三年二十四曹共四陳宣四十四杞成六宋襄二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按左氏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

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太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思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雪信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徹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音者也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佩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皮及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聲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温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癸襄王 十有二年 齊桓三十八 晉惠三 衛

文二十五 曹共五 陳宣四十五 杞 成七 宋襄二 秦穆十二 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乃且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其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辨作即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禮記郊特牲諸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也

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音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去聲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襄王 **十有三年** **齊**桓三十九 **晉**惠四 **衛**五年 **蔡**穆二十八 **鄭**

文三十六 **曹**共六 **陳**穆八 **公**欵元 **年** **杞**成八 **宋**襄四 **秦**穆十二 **楚**成二十五

春秋侵衛 百一十 文三十二 卷二十八 魯三

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音其行去聲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斯義反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怠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 秋九月

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襄王十有四年齊桓四十 晉惠五 衛文十四 蔡穆二十九 卒鄭

文二十七 曹共七 陳穆二 杞成九 宋襄五 秦穆十四 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

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自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成以甲士歸其祭服乘繩證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天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蓋稱桓文以正待久之體也明此則知魯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祀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節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節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節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節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也下偃曰昔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萃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去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入恐懼脩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狄侵鄭○冬蔡侯胙卒

丙襄王 十有五年 齊桓四十一 晉惠六 衛文十五 蔡莊公甲午卒

年(鄭)文二十八(曹)共八(陳)穆三(杞)成
十(宋)襄六(秦)穆十五(楚)成二十七

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太

夫救徐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去聲憑陵之
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

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嶮之難也今書
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
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
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
未者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
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
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
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

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

于郕○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

二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隣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偽時，君牛羊用久，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

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

僖公三

丁襄王十有六年 (齊) 桓四十二 (晉) 惠七 衛文十六 (蔡) 莊二 (鄭) 文二

十九 (曹) 共九 (陳) 穆四 (杞) 成十一 (宋) 襄七 (秦) 穆十六 (楚) 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
隕鷓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
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
賡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
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去声之理而著之於
經垂戒後世如隕石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
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
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
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鷓退飛不自省其德也
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
矣聖人所書之義
明知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八季季友卒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
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
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
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
力此二君者不勝升音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
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若誌變
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重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郕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本穀記其

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
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
於義而不回此行聲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
載其謚傳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
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
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
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
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一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

于淮

戊襄王
寅九年

十有七年

齊桓四十三卒晉惠八
衛文十七蔡莊三鄭文

三十曹共十陳穆五杞成十二
宋襄八秦穆十七楚成二十九

春齊人徐人伐莒氏夏滅項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
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
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
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

鄭音取取音取鄭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于偽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鄭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不言滅而書取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志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平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己襄王十年十有八年宋襄九齊孝公昭元年

四鄭文三十一曹共十一陳穆六
把成十三秦穆十八楚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

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

齊師敗績狄救齊

伐齊之喪奉去聲奪上聲長下聲其罪大故其實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君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章欲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齊桓公即示平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極左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賤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稱入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戚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

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而審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現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庚襄王十有九年宋襄十齊孝二晉惠

辰鄭文三十二曹共十二陳穆七杞

成十四秦穆十九楚成三十一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側畔齊宋之間不與諳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也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法隣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

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

人圍曹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音會復又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去聲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去聲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于夏為首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上賦像非其情不得趣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

盟于齊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經

其後入蔡伐鄭皆以魏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扶又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徒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謹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擊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去去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本微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書改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其百工無使音音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

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
土功輕民力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
其亡可立而待矣

辛襄王十
二十年
(宋襄十一) (齊孝三) (晉惠
已) 二年 (衛文二十) (蔡莊六

(鄭文三十三) (曹共十三) (陳穆八) (杞
成十五) (秦穆二十) (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
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
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

閔宮 祖廟也

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
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
見音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
僖公嘗脩泮宮復閔宮矣案斯董其役史克頌其
事而經不書者官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
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
教之意
深矣

夏郟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

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壬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

宋襄十二齊孝四
晉惠十二衛文二

十二蔡莊七鄭文三十四曹共十四陳穆
九杞成十六秦穆二十一楚成三十三

春秋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
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

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
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
五國之眾何弱於趙然澗池之會蘭相如一奮
其氣威信音敵神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
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切車之會
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
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耻矧南面之君也哉然
春秋為去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以隱之何也夫盟
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
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
之義乎故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
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不曰來獻宋捷為于偽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預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子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質王家方脩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聲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魯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十有一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其罪立華督也事見桓公二年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事見襄公三十年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伸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也與歃血要於逆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不權自蠻夷出其事已慎都田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癸襄王十
未四年 二十有二軍 (宋襄十三) (齊孝五) (晉惠十三) (衛文二)

十二 (蔡莊八) (鄭文三十五) (曹共十五) (陳穆十) (杞成十七) (蔡穆二十二) (楚成三十四)

春公伐邾取須句

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胡老與有濟子禮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審如是固得崇朝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于偽毋家報怨謀動于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本殺非所以為禮也與叔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

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音諸魚門記稱邾婁力俱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宋師敗績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雖文主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展兩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存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會亡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下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辟兄離毋居

於音陵為廉乎夫計未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甲襄王十
申五年 二十有三年 宋襄十四卒 魯孝

二十三 蔡莊九 鄭文三十六 晉共十六 陳

穆十一 杞成十六 卒 秦穆二十三 楚成三

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霸國之餘業也見樂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

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年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按存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

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墓弒勝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乙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四年 齊孝七 魯惠十五 卒 鄭文二十四 蔡

莊十 鄭文三十七 曹共十七 陳穆十二 杞桓公姑容元年 宋成公王臣元年 秦穆二

十四 楚成 三十六

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

出居于鄭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于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罪氏為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汜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味順也忍小忿睚放懿親以枉侯外侮而棄德崇義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

不亦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結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夫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出而曰' and '春秋集傳']

